

横眉
俯首

鲁

迅

许广平

横眉
俯首

鲁
迅

许
广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眉·俯首/鲁迅,许广平著;张昌华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流金文丛)

ISBN 978-7-100-16263-0

I. ①横… II. ①鲁… ②许… ③张…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③鲁迅书简—选集
④许广平(1898-1968)—书信集 IV. ① I210.2 ② I267
③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896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流金文丛

横眉·俯首

鲁迅 许广平 著 张昌华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63-0

2018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68.00 元

出版前言

岁月流沙，时光在俯仰之间不经意中从我们指尖滑落；
岁月流金，光阴在云起云落的当儿，世人创造了多少辉煌的
业绩，铸就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流沙是岁月之花，流金是
岁月之果。

我们出版这套“流金文丛”，旨在梳理扒抉现当代文人
墨客的“流金”——性情之作，即闲适的零墨散笺。这些作
品多为作者在月光里、芭蕉下、古砚边搦管挥毫的闲情偶寄，
或是在花笺上信手点染的斗方小品。这些佳构华章，曾星散
在历史卷宗的字行间，有的不大为人注目，我们将这些吉光
片羽珠串集结于斯。丛书内容丰赡、题材多样：书简、日记、
随笔、辞章或其他，类盘中的珠玉，似掌上的紫砂，如心中
的玫瑰，可赏可玩可品；然又不失思想，不阙情趣，不乏品位。

我们多么希望这套“流金文丛”能流入阁下的书斋，站
在你的书架上。

鲁迅自传	〇〇二
琐记	〇〇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〇一五
秋夜	〇二一
雪	〇二四
风筝	〇二六
好的故事	〇三〇
影的告别	〇三三
狗·猫·鼠	〇三五
腊叶	〇四五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〇四七
藤野先生	〇五一
范爱农	〇六一
忆韦素园君	〇七一
忆刘半农君	〇七八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〇八二
一件小事	〇八七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〇九〇
春末闲谈	〇九五

灯下漫笔	一〇一
这个与那个（节选）	一一〇
谈皇帝	一一三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一一六
宣传与做戏	一二二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一二四
小品文的危机	一二七
世故三昧	一三一
谣言世家	一三五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一三八
言论自由的界限	一四〇
清明时节	一四二
说“面子”	一四五
论讽刺	一四九
半夏小集	一五二
导师	一五七
长城	一六〇
难得糊涂	一六一

南京民谣	一六三
大小骗	一六四
我要骗人	一六六
从讽刺到幽默	一七二
从幽默到正经	一七四

我的小学时代	一七八
像捣乱，不是学习	一八六
我的斗争史	一九四
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	二〇四
遭难前后	二〇九
风子是我的爱	二五一
致鲁瑞（三通）	二五四
致朱安（三通）	二五七
致周作人（二通）	二六一
致胡适（二通）	二六五
致蔡元培	二六八
致季葑（二通）	二六九
追忆萧红	二七九
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	二八九
慰问雷洁琼先生	三〇一
所谓兄弟	三〇二
内山完造先生	三二〇
瞿秋白与鲁迅	三三七
最后一天	三五六

鲁迅故居和藏书	三六四
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	三七四
为了永恒的纪念	
——记仙台鲁迅纪念碑揭幕典礼	三八一
如果鲁迅还在	三八八
魔崇（独幕剧）	三九三

附 录

三九七

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周海婴口述

三九八

读稿拾零 张昌华

四〇四

鲁

迅

鲁迅自传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

雪堂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周故遠
寄意寒星空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 五十一歲時

寫此時 辛未年七月廿七日 魯迅

圖

《自題小像》，一九〇三年在日本留学时作，当时因感于辫子象征民族屈辱而剪去辫子，并写此诗以明志

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

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
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琐记

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是。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

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